

语言学简史

R · H 罗 宾 斯

YUYANXUE
JIANSHI

安徽教育出版社

語言学简史

〔英〕 R·H·罗 宾 斯

安徽教育出版社

421193

责任编辑：严 寒

封面设计：周小平

Robert Henry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本书根据 Longman Group Limited, London

1979年第二版译出

语 言 学 简 史

R·H·罗宾斯

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220,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统一书号：10276·17 定价：1.50元

初版序言(摘要)

我试图在本书中对语言学迄今为止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叙述。根据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的理由，全书结构以欧洲的语言学历史为中心，但我希望做到充分兼顾这一学科从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著作中借鉴来的学术成就。

当前语言学家们对本门学科的去发展和早期历史很感兴趣，这就足以说明语言科学日臻成熟，除了供实际应用以外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希望本书有助于教师和学生进一步认识语言研究中已取得的成就，并为他们今后的研究开拓有用的领域。希望它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要。

在我尝试就上述范围写一本书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困难不少。首先，写这样一本书，要求作者对全部语言学著作都同样地熟悉，而这不是任何人力所能及的。其次，各个时期的原始材料，其分量、性质和现状，都大不相同。我们对某些早期语言学先驱的了解非常不足，令人惋惜。而在反映当前趋势的近代历史方面却存在相反的情况，我们必须从已出版的大量文献中遴选出可能具有久远历史意义的材料。不仅如此，在古代资料 and 最新资料这两个方面，原始文本的有无、能否获得和版本优劣，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在欧洲之外的地区也有很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已经被欧洲人大量吸收并从中得到教益。当人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对出版物和评论的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人们已经广泛地研究了中、阿拉伯和印度的大部分语言学著作，然而主要

是从语言研究在这些民族文化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个角度加以探讨的。把这两个领域内个别学者的著述同当代语言学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的学术研究，将能填补我们在了解世界文化史过程中所出现的巨大空白。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加上作者对完成自己确定的这一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都很不够，读者会找到充分根据，对本书的内容提出不同意见或感到不满。但如果本书能对语言学史的资料作进一步的详细研究有所促进，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部分地达到了。

在撰写范围如此广泛的一本书的过程中，作者更感到应该感谢在这方面付出辛勤劳动的许多当代的和早期的学者。每一章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作者的感激之情。就具体的人来说，我要感谢我请教过的在伦敦和其他各地的同行，特别是戴维·艾伯克龙比教授，感谢他花费许多精力帮助通读和校正稿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订意见。我也感谢为本书分章校阅原稿的各位先生，他们对各章的专题远比我精通。这几位先生是：西奥多拉·拜农博士、薇维安·萨蒙夫人和斯派尔先生，由于他们的帮助和建议，本书的质量有所提高。至于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则应由本人负责。最后，我的妻子曾亲切而耐心地给了我很多帮助，她通读了全书的打字稿，对不少细节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R·H·罗宾斯

1967年于伦敦

第二版序言

在准备本书第二版的过程中，我充分考虑了评论家和同行们所提的亲切而宝贵的意见，对当前的语言学史著作，包括全史、断代史和国别史，也都给予应有的注意。目前已出版了不少语言学史的书刊，如专门杂志《语言学史编写》的问世。这是可喜的现象，表明人们对语言学研究的这一领域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但是，在从历史角度对语言科学进行全面论述的、令人满意的著作出现之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R·H·罗宾斯

1979年于伦敦

目 录

初版序言(摘要)	(1)
第二版序言	(3)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希 腊	(11)
第三章 罗 马	(55)
第四章 中世纪	(81)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后	(115)
第六章 现代时期的前夕	(164)
第七章 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203)
第八章 本世纪的语言学	(246)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301)
译后记	(312)

第一章 绪论

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对本族语的使用和理解，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的，既不加以评论，也不提出疑问。只有在我们回忆起童年时代或回忆起抚育子女的情况时，才可能暂时想到每一个正常人的语言能力是多么复杂。在掌握第一语言或本族语以后，再学习一种或几种外语，我们才明白人类之具有语言交际能力要涉及到多少因素。

但是，除去有声语言属于天赋这一点已被普遍接受外，我们这个世界大多数文化社会的某些成员，对语言的活动范围和力量已经有了一些认识。这种对语言的自觉认识最早可能是由于同操外语的人进行接触而引起的，可能是由于在一个言语社团中存在着方言分歧并对此有所认识而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一个人对他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一种固有和无偏见的好奇心的特定倾向而引起的。由此就产生了“俗语言学”，也就是对语言（或自己使用的语言）的起源以及它在社团生活中的地位的推测或武断见解。这种认识可能以贬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方式出现，但是许多文化社会都有种种追根寻源的神话，旨在描绘一切语言的起源，或者至少是描绘人们所偏爱的语言的起源。在一些互不相同并且毫无联系的社会中，都可以发现把语言看作神的特殊恩赐的观点。这本身就很重要，表明人们经过思考对人类的这一至为宝贵的才能表示出恰如其分的崇敬¹。

某些文化社会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享有文明的称号。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好奇心以及对环境的认识能够发展成为科

学，也即对某一课题或某类现象的系统研究，由公认在某项活动中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深入钻研并使之世代相传。那些通过某种途径促进科学发展的文明社会使全人类深受其惠。

在以这种方式兴起的许多科学中，俗语言学在文明世界的各个地方已发展成为语言科学。在“语言科学”这一词组搭配中使用“科学”一词虽然不是就严格的意义来说的，但却是经过考虑的。这层意义的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无区别。对语言进行符合要求的研究，既需要准确和智力上的自制，也需要敏感性和想象力。

有关人类的各门科学，包括语言学在内，都是由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而产生的。这些科学，或者更严格地说，实际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同样可能对自己正在从事和已经从事的工作有所认识。如果这种科学的自我认识包含着对一门科学的起源和既往的发展产生的兴趣，我们可以认为一门叫作科学史的专门学科已经诞生。近些年来，作为一项研究科目，语言学发展和成长如此迅速，有时候甚至令人目不暇接——既表现在研究人员的数量上，也表现在他们的活动规模上——从而促使语言学家对本学科的历史产生相应的兴趣。这也许部分地是由于人们感觉到，对先辈所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有所了解和领会，在理论、程序和应用都发生空前迅速变化的时期中，就不至于无所适从。

今天的语言科学，象人类其他各门知识和学问一样，也象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一样，既是它过去的产物，又是其未来的源泉。个人都在为过去所决定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出生、成长和生活。他们也介入并构成这一环境，有些人还在改造环境中作出了贡献。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基础。一门科学（从最广义来说）就象一个民族，就象一个理性或道德的概念一样，也

有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代的科学家并非都是从零做起的，而是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的文化中本门科学和总的科学所继承下来的成果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工作的。关于科学或人类其他一切事务的历史性思考，就是对人物和事件的时间顺序的研究，以及对存在于人物、事件之间并可能说明这些人物、事件的因果联系、影响和趋向的研究。

把一门科学的历史看成逐渐发现真理和获得正确方法的过程，这是富有吸引力的，也能使同时代人感到高兴。但这却是错误的看法。一门科学的目的随着它的历史进程而改变，要寻找判断不同时期目的的客观标准必然是难以做到的。“事实”和“真理”并不象猜字谜那样事先准备好谜底，只等人把答案填进去。科学家们要亲自动手做许多工作，以确定他们研究领域内的事实、现象的范围和操作程序，他们要亲自动手制订和修改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他们将作出认为重要的有关陈述。

一门科学的简要历史梗概，如通常出现在入门性教科书中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用现时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把眼光集中在早期研究与现在的探讨特别有关系，或者与当代的探讨毫无关系的那些方面。在这样简短的评介中，出现这种情形是正常的，也几乎是无法规避的。但是它有一种危险性，就是把一门科学的所有过去的工作都用有利于现在的观点去评价，并且把一门科学的历史，设想为时而稳定、时而暂时中断或转变方向朝着这门科学的现状这一预定目标进展。

这并不是说，当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一门科学肯定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排除用后来的成就和现在的状况来评价过去同一领域中的工作。事实上，这样进行比较是有益的，它能让我们看出一门科学的哪些方面在特定情况下最能受到支

持，哪些方面在文明的特定时期和特定范围内最为有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去努力认清过去如何进展到现在的情况，以及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中科学不断变化的状态。我们应该尽力避免故意只选择早期工作中可以同当代关心的事物发生特殊关系的那些部分。

如果我们不把历史仅仅作为一种过去的编年记录，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对历史事件的排列和解释作出某种主观的判断，因此就产生一种传统的说法：无偏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就一门科学的历史而言，这里就语言学的历史而言，还有另外一个主观因素，那就是决定早期研究工作者的哪些活动和哪些目标应归入语言学的范围，因而应列入语言学史之内。在确定哪些应该作为过去的语言学工作时，为了不受语言学现代标准的影响，我们可以同意把针对语言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任何系统研究当作语言学史的一部分，只要这个方面或这些方面就其本身而言既有意义又有价值。

一门科学的变化和发展是由一系列原因来决定的。每一门科学都在它自己过去的基础上成长，前一代人的成就成为下一代人的起点。但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不可能不涉及或不接触其他科学和一般环境，在这种一般环境中，任何一种学问都会受到某个文化社会的鼓励或认可。科学家和学者本身是他们那个时代和他们那个国家的人，是他们生活和工作所在的文化社会的参与者。一门科学的发展，除了受到它自己的过去的影 响之外，也受到它当代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当代占支配地位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一门科学的应用，它的实际用途以及其他人对它的期望，都可能是决定它成长和变化方向的重要因素。语言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在其应用方面所作的尝试和规划以及要求达到的实际目的，通常总是存在于实用所必需依靠

的理论论述之前。

科学家们的能力、动力和灵感并不完全相同。每一个做实际工作的人在开始搞他那门科学时，一定是按别人向他介绍的情况来学习业务和掌握这门科学的现状的。如果要使这项工作能继续下去，就得由这些人再教别人了。可能大多数科学家仅仅做到这点就满足了，但是每一门生气勃勃的学问都会吸引少数富有进取心的人，他们多少能够控制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并且对今天从过去继承来的种种挑战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些人考虑得更深，对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更尖锐的诘问。为了使一种文化不停滞不前，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我们欧洲的历史中，我们就很幸运，因为古典时期的古希腊，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许多方面，曾产生这一类品质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有人引导就有人追随，一门科学的带头人和革新者有了有利的环境或者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就会成为各个学派的创始人，就会有学生和追随者循着创始人或带头人所开辟的思想和实践路线继续开拓。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可能由于一门科学——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门科学——的外部或内部原因而有所改变。一门科学的现状，也就是任何变更的起点，既是外部因素的产物，也是内部因素的产物。当代总的学术和社会环境，无论是偏于稳定或促使变化，对一门特定的科学本身来说主要是一种外部因素，尽管每一门科学和学问与其他各门科学和对待学问的总的态度，都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当某门科学的主要革新者对于要求改变这门科学的实际这一挑战作出反应时，这种反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相互竞争的各个学派就会在各自带头人的周围形成，并对特定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通过使用标准教科书来训练这一领域的新手，这

种竞争会得到人员的补充，并继续下去。任何一门经验科学（语言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因为它的资料是能够观察到的）必须能够处理本学科的各种现象，而任何观察所得的资料一旦被认定为恰当时，这门科学的理论及描写和分析手段就必然能够处理这种资料，而且处理得很科学、很适当；而且，是否面面俱到、前后一致和简单明了，是检验科学性和適切性的标准。新的资料，或者一门科学向有关的新领域扩展，都可能要求把现有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发使新旧衔接，但遵循的方针必须和过去大致相同，是按照新的资料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可能要求彻底改动现有的理论和现有的描写模式。哥白尼提出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学说，是因为当时的理论已无法简单明了地处理一些新观察到的天文资料。这就是彻底改动现有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某门科学的一位或几位带头人，鉴于他们所认为的在其工作中起支配作用的境况，或者由于他们坚信本门科学所应予满足的实践需求和理论需求，对这两者作出的反应同样会根本改变与这门科学有关的资料，以及这门科学处理资料的方法。语言学史中都能看到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团体内起着作用，因为本学科的目的、方法和理论主张都在变动。

对语言的兴趣和对语言实际问题的兴趣，促使语言学这门科学分别在几个文化中心独立地建立起来。每个中心都各有其长处和成就，而且在历史进程中同欧洲的语言学传统有所接触并为这一传统作出了贡献。在某些重要方面，如果不借鉴欧洲以外地区的语言学成果，特别是古印度语言学家关于梵语语法和语音学的研究，就很难相信欧洲的语言学会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是，既然当代的欧洲科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科学，语言学在这点上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找出汇入欧洲传统的好几股语

音学研究的支流，而且在不同时期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从而构成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语言学这门科学。

上面这些话可能为编写语言学史提供一个框架并且证明这个框架是恰当的。围绕欧洲的语言学史来建立框架，并不意味着在语言学领域中欧洲有什么优越地位。事实上，在语音学和音韵学的很多理论方面以及语法分析的某些方面，欧洲的学术成就明显地不如古印度人。但是在欧洲的传统中，我们可以从本学科的发祥地古希腊开始，沿着连续发展下来的线路追溯下去，而我们对印度人高度发达的梵语研究工作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则知道得非常少。罗马继承了希腊语言学的实践和理论成果（以及希腊学术活动方面很多别的东西），并且通过后来的拉丁语语法学家把这些成果传到了中世纪，再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文艺复兴之后，连同欧洲以外的许多重要贡献一起传到现代。欧洲语言学传统有过停顿，但从未中断。在理论、目标、方法和概念等方面，曾经反复出现过变动，而这些都是语言学史的资料。但是欧洲的各代语言学家都对先于他们的语言学家及其研究工作有所了解，这种知识可供他们参考利用。

因此，把欧洲语言学史作为整个语言学史的基础是合理的。这一步骤并不是以评价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的研究工作孰优孰劣为依据的，但它确实决定语言学史中对欧洲以外地区的语言学家在哪些部分讨论最为合适。他们及其成就将按时期，也即按他们最初对欧洲语言学产生重要影响，并汇入当今世界的语言学主流的时间，分别加以讨论。

在任何一门科学的历史中，就象在更全面的历史研究中一样，凡是出现和贯穿于一连串事件或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主题或模式，往往使历史学家不得不加以突出。如果能够合理地揭示这些主题，就可以证明历史学家的叙述是带有启发性的，与此

同时，这就会引出某些广泛的相互关系。例如，古代西方尽管对词源有强烈的爱好，但是未能为历史语言学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而古代历史学家把变迁这一事实仅仅看作政治制度或个人性格中始终固有的东西，二者是可以互相联系起来的²；而中世纪后期“思辨语法”中所涉及的无所不包的语言、思想和客观现实的综合体，看来是在天主教神学——烦琐哲学时期的特征——范围之内，把知识和学问加以综合的一种表现。

但是至少就现阶段我们所有的关于大部分语言学史的知识 and 研究而论，我们不应把目标定得太高。科学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正确地对待现在和展望未来。今天的语言学家就其成就、争论和问题而言，决不是孤立的，他们继承了两千多年来“人类言语的奇异、美妙和作用”³，这一直为所有敏感而好奇的人们惊叹不已。

参 考 书 目

- H. ARENS, *Sprachwissenschaft; der Gang ihrer Entwicklun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Freiburg/ Munich(second edition) 1969. 作者主要通过自己的评注把他摘自各个时期代表性作家的著作的精华串连起来, 全面讨论了语言学史; 本书大部分篇幅论述十九世纪的比较研究和历史语言学, 而对二十世纪的描写语言学只谈到六十年代为止。
- A. BORST, *Der Turmbau von Babel*, Stuttgart, 1957-63. 本书联系当代的宗教和哲学见解, 详尽地论述了世界各地对人类语言和民族的起源及差异的看法和信念的历史。
-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1946.
- D. HYMES (e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tradition and paradigms*, Bloomington, 1974, 和 H. PARRET (ed.), *History of linguistic thought an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Berlin, 1976. 这两本书都收集了不同作者有关语言学史的各个方面的文章。
- T.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1962.
- G. MOUNIN, *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 Paris, 1970.
- T. A. SEBEOK (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13 (1975). 本书共两卷, 全面地介绍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各地各个时期出版的关于语言学史的著作, 并附有参考书目。在后面各章引用本书时, 简称“T. A. SEBEOK,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 C. SINGER,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Oxford, 1941.
- P. A. VERBURG, *Taal en functionaliteit*, Wageningen, 1952. 本书论述了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人们对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

法的演变。

注 释

本书注释中所引用的书，凡在每章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已详细载明者，只注明作者和出版年代。“参考书目”中未列的著作，在第一次引用时，载明其作者、书名及出版年代等等；再引用时也仅注明作者及出版年代。

- 1 参见 BORST, *Der Turmbau von Babel*, Stuttgart, 1957-63, volume 1.
- 2 参见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1946, 42-5.
- 3 L. BLOOMFIELD, *Language*, London, 1935, vii.
(《语言论》中译本第iii页)